



民國典藏整理書系

名家名译系列

法兰西现代短篇集

(法) 让·季奥诺 等

戴望舒 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法兰西现代短篇集

(法) 让·季奥诺等 编 戴望舒 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兰西现代短篇集 / (法) 季奥诺等著; 戴望舒译.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 - 7 - 5090 - 1021 - 1

I. ①法… II. ①季… ②戴…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2962 号

书 名: 法兰西现代短篇集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56
发行电话: (010) 83908409
(010) 83908377
(010) 83908455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978 - 7 - 5090 - 1021 - 1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出版总序

民国时期是中国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蜕变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个时期，政治风云变幻，思想文化激荡，内忧外患迭起。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与旧、中与西、自由与专制、激进与保守、发展与停滞、侵略与反侵略，各种社会潮流在此期间汇聚碰撞，形成了变化万千的特殊历史景观。民国时期所出版的文献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全景式纪录，全面展现了民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精彩呈现了风云变幻的历史格局；生动描绘了西学东渐，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真实叙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族入侵，走向民族独立的斗争历程。因此，民国文献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及艺术代表性。

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出版业萌芽和飞速发展的一个时期，规模层次各不相同的出版机构鳞次栉比，难以胜数。既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这样著名的出版机构，亦有在出版史上昙花一现、出版物硕果仅存的

小书局。对于民国时期出版物的总量，目前还没有非常精确的统计。国家图书馆在 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以三馆馆藏为基础整理出版了《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中文图书 124040 种。据有关学者调查统计，这一数量大约为民国时期图书总出版量的九成。如果从学科内容区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出版物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国家图书馆是国内外重要的民国文献收藏机构，馆藏宏富，并且作为国内图书馆界的领头羊，一向重视民国文献的保存保护。由于民国文献所用纸张极易酸化、老化，绝大多数已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难堪翻阅。为保存保护民国文献，不使我们传承出现文献上的断层，也为更多读者能够从不同角度阅读利用到民国文献，2011 年，国家图书馆联合国内文献收藏单位，策划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项目。随着项目的展开，国家图书馆在文献普查、海外文献征集、整理出版等各方面工作逐步取得了重要成果。

典藏阅览部作为国家图书馆内肩负民国文献典藏管理职责的部门，近年来在多个层面加大了对于民国文献的保存保护力度，组建了专门的团队，对民国文献进行保护性的整理开发，先后出版了《民国时期连环图画总目》《国家图书馆藏民国时期毛边书举要》《民国时期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等。

然而，民国时期出版物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就国家图书

馆馆藏而言，从早期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到我国的第一本毛边本《域外小说集》，从大批的政府公报到名家译作，涵盖之广，其所具备的艺术价值、史料价值，亦足令人惊叹。相较之下，我们的整理工作方才起步。为不使这些闪烁着大家智识之光的思想结晶空自蒙尘，为使更广大的读者能够从中汲取养料，我们会陆续择其精者，将其重新排印出版，希望读者能够喜欢。

国家图书馆

2014年9月

目 录

怜悯的寂寞 让·季奥诺	001
人肉嗜食 安德烈·萨尔蒙	013
尼卡德之死 菲利浦·苏波	023
罗马之夜 保尔·穆朗	039
佳 日 约克·德·拉克勒代尔	055
下宿处 伐扬·古久列	085
诗人的食巾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117
克丽丝玎 茹连·格林	123
厨 刀 华勒里·拉尔波	137
旧 事 路易·艾蒙	169
杀人犯克劳陶米尔 马赛尔·茹昂多	181
三个村妇 爱兰·福尔涅	193
 国图典藏版本展示	 203

怜悯的寂寞

让·季奥诺

他们靠在驿站的小门上坐着。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望着那辆破旧的公共马车，然后又望着那条被雨所淋得很油润的路。冬天的下午是在那边，在白色而平坦的泥泞中，像一件从晒衣架上掉下来的衣衫一样。

这两人之中的肥胖的那一个站了起来。他在他的毛绒的大裤子的两边摸索着，接着他又用手指挖着那个裤子上的小小的口袋。赶车的已爬到了座位上去。他已经用舌头做了一个响声，而那几匹马也已经把耳朵竖起来了。那男子喊着：“等一等。”接着他对他的伴侣说：“来。”于是那伴侣便走了过去。他是很瘦的，穿着一件太大的破烂的牧人穿的厚外套，便显得晃里晃荡了。项颈从粗糙的毛织物间露出来，只有皮和骨，像一条铁筋一样。

“上哪儿去？”肥胖的那个问。

“上镇上去。”

“要多少钱？”

“十个铜子儿。”

“上去吧。”肥胖的那个说。

他弯身下去，分开了厚外套的下摆，把那另一个人的腿一直提高到踏脚板上：

“上去吧，”他对他说，“使点劲儿，老哥。”

应该让那位姑娘来得及拾起她的纸盒子挤上车来。她生着一个线条很粗的全白色的好鼻子，她知道别人在看她的涂着粉的鼻子，于是她好像带着一种刁恶的神气似的，老是有点侧目而视着，为了这个缘故，肥胖的那个对她说：“对不起，小姐。”在前面，有一位又肥又软的太太，穿着一件领口和袖口上都有皮毛的大衣。一个出店司务把自己的身体紧贴着那位太太，为了使他的肘子可以格外接近地碰到她的乳房的下部，他又开了胳膊，把他的拇指放在他的背心的袖口里。

“靠在那边。”肥胖的那个耸着肩说。

另一个便倾倒了头休息着。

他有一双像死水一样沉寂的美丽的青色的眼睛。

马车很慢地走着，因为正在上一个斜坡。青色的眼睛伴着树木的移动。不停地，好像数着它们一样。接着，马车穿过一片平坦的田野，于是在玻璃窗上，除了那到处都是一般无二的灰色的天空外，便什么也没有了。目光像一个钉子似的凝止着。它盯住在那个肥胖的太太身上，但是这目光却有横睨的神气，望着更远的地方，很悲哀，好像一头绵羊的目光。

那太太拉紧了她的毛皮的领口。那出店司务摸了一摸自己的裤子的前部，看看裤纽是否扣好着。那小姐拉着她自己的裙子，好像要把它拉长些似的。

那目光老是盯住在一个地方。它在那里撕裂，它在那里像一个刺似的蕴脓。

那太太用她的手套的皮拭着她的嘴唇。她拭干了她的耀着柔润的涎沫的嘴唇。那出店司务又摸了一摸他的裤子的前部，接着他便模仿着一个有痉挛病的人，伸直他的弯曲着的胳膊。他试想凝看对面的那两道死水一样的目光，但是他终于垂倒了眼睛，然后又把手按着他的胸口。皮夹子是好好地在那儿，然而他依然还把它横摸竖摸个不止。

一片阴影充塞在马车里。小镇用它的两只长满了癣疥的房屋的手臂，接待着驿站的林荫路。它一边献出一家“商业花园旅馆”，一边献出三家妒忌而含酸味的杂食铺。

教士先生把烟斗的灰挖在献礼盆中，烟灰缸是在那边祷告台的搁板上。他把他的刚抽过烟的烟斗放在匣子里。现在，他是要来把那几期修道夜课按照街路和屋子分开来，以便去分送给订户。缺了三本。他把那些杂志捧起，一份十字架报摊露了出来。最后，那三本杂志在那里了，压在他的弟弟刚才拿来给他的那包猪肝的下面。“真不小心……”一个书面弄脏了。他把那本杂志拿到窗口的灰色的光线中去，看看这油迹看不看得出，如果斜看，那是看得出的……那时只有把它拿给像灯

店里的布雷太太那样的人了。她是不会仔细看的，她的手指上老是沾着煤油，她会以为这是她自己弄脏的。

在那边，在地板上，还有一块粪土，也是阿道尔夫带进来的。那是牲口房里的粪土，有着一个脚踵的印迹。教士先生站了起来，他用鞋尖儿轻轻地把它踢到火炉边去。

“玛尔特，有人在打门。”

“什么？”玛尔特推开了厨房的门问。

“我说有人在打门。”

在那女仆的身上，围裙的细带子把她的大乳房和肚子划分着。

“还有人来。先生，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我生着这两只腿……我的气肿……老是走上，走下……你总有一天会看见我的结果的。”

又打了一次门。

“你去瞧一瞧吧。如果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你就在下边办了。这样的天气，上来的人们会把我到处都弄脏的。”

她的脸上沾满了油。

“这是在安放肥肉的时候沾上的，”她说，“食橱是太高了。一块肥肉溜了下来，我用脸儿接住了它。”

“来了。”教士在甬道中喊着。

接着他拉开了门闩，开了门。

“先生，您好！”肥胖的那个说。

生着青色的眼睛的那个瘦子是在后面，在他的外套里发抖。

“我们不能给钱。”教士看见他们的时候说。

那胖子除了帽子。那瘦子举起了手，目光直盯住教士。

“您难道没有什么小工作吗？”那胖子说。

“工作？”

于是牧师便显着思索的神气，同时，他轻轻地推上了门。

“工作。”

他把门开大了。

“进来。”他说。

那个已经把帽子戴上了的胖子，这时又急急地把帽子除下了。

“多谢您，教士先生，多谢您。”

于是他在刮泥板上刮去了他鞋上的泥，虽则门很高，他也微微地弯着他的背脊走了进来。

另一个一句话也不说，他走了进来，身子是高高的，脚很脏。他用他青色的、冷漠而悲哀的眼睛，望着那教士的一举一动。

人们走进了一道可以通车马的甬道，因为教士的住宅是一所从前的乡下大地主的屋子。接着是一个方院子。在这个院子里，有两座楼梯，像院子一样方的大梯级跃升到上面去。

“在这儿等着我。”教士看着那两双肮脏的脚想来说。

他上楼去。

那胖子默默地微笑了一下。

“你瞧，行了，”他说，“我们已花了二十个铜子儿了……”

“玛尔特……”教士在走进去的时候说，接着又立刻说：“你在那儿干什么？”

那是热腾腾地放在白木桌上的一盆菜，猪脏和一块块像花一样的紫色的肝，一球球的胸腺，都一起发着爆裂的声音。

“一盆‘杂烩’。”玛尔特说。

于是她开始斟出一缕有葡萄蔓香味的浓酒来。沸油的声音静下去了。

“这是今天晚上吃的吗？”教士问。

“是的。”

“对我说，玛尔特，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们趁机会修好抽水唧筒的水管好吗？”

“那是非得下井去不可的。”那斟着酒的玛尔特说。

“是呀。”教士说。

她一句话也不说，接着她一下子把那长颈酒瓶拿直了。她把那盆菜拿到火炉上去。

“那么你呢，你找到下井去的人吗？那铅管匠说的什么，你是知道的。他不愿意送了自己的性命。那是一口古井，而且又是在这种时候，你找到了人吗？……”

“听着，下面有两个人，他们要求做一点工作。这好像是

等钱用的人。”

“那么，应该利用一下啊，”玛尔特说，“因为，你是知道的，那个铅管匠，他已对我说过了，他绝不肯下井去。如果他们等钱用，那么我们应该利用他们。”

“就是这么一回事，”那教士说，“我们有一个抽水唧筒，铅管是贴着井壁扣住着的。有几个铁扣准已经松脱了。我们可以说铅管是脱开了，于是它便悬空了。它这样地完全由上面的绞杆牵着，一不小心便会完全脱落了。我有着结实的铁扣。只是要有人下井去……”

“你的井深吗？”那胖子问。

“不，”教士说，“不，呃，总不会很深的，你知道，这是一口家井，最多十五或二十米深吧。”

“远吗？”

“不，就在这儿。”

教士向院子的一边走过去，那胖子跟在后面，而另一个也曳着他的大外套跟在后面。墙上有一扇小门，门下面有一个被水所腐蚀了的古旧的石水槽。他开了那扇小门，门枢轧轧地响着，有两三片锈铁堕下在地上。

“在这里，你瞧。”

那口井发着一种夜间的树木和深水的辛辣的气味。那里有一种脱落而下坠的石井的“格鲁”声。那不敢走上前去的牧师弯着身子，臀部向后退着，我们可以听到他的足套在他的鞋子

里痉挛着。

“就是这个，你瞧。”

他显着一种抱歉的神气。

“你们既然有两个人……”他说。

那胖子于是望了望他的伴侣。他站在那里，老是在他的大外套里摇摆着。我们看不见他的脸儿，只看见一双眼睛，一双老是凝视着教士的黑色的法衣的青色的冷漠的眼睛。但是那双眼睛却是横看着，向远处看着的，灵魂是十分的悲哀。

他战栗着，苦苦地一大口一大口地咽下他的涎沫。

“好，教士先生，”那胖子说，“这可以弄得好，只有我一个人，但这可以弄得好。”

玛尔特在走廊上现身出来了。

“教士先生，音乐课的时间快到了。”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在打门。他去开门，那是一个穿着一身美丽的羊毛外套的金发的孩子。

“上楼去，雷奈少爷，”教士说，“我就上来了。”

他回到那两个人身边去。

“墙或许有点不大牢了。”他说。

“你到那边去，老哥。”那胖子说。

在院子的尽头，有一扇门。人们听见门后面有兔子跑着叫着。

“你到那边去，坐下来。你不冷吗，不太冷吗？”

接着他便在他旁边坐下来，开始解掉他的鞋带。

“我还是赤脚好。可以用趾爪攀住……”

接着他解开了他的大裤子的纽扣，脱下了裤子。

“这样腿可以灵活一点，而且这裤子又是很重的。把它遮在你身上，这会使你暖和一些。”

井里吐出来的气在院子的冷空气中冒着烟。

“如果我有什么事，我会喊的。”他在跨过井圈的时候说。

他还用手攀着井圈，我们还可以看见他的头。他向下面的暗黑处望着。我们可以看出他正在摸索他的踏脚的地方。

“我看见洞了，老兄，行了。”

他便下去了。

人们听到一片风琴的声音。一缕三个三个地连在一起的向上升的音调的弧线，那音调似乎一个蛇头的摆动一直投射到天上去。

这是教士先生颇熟练地奏出来的音乐，接着，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那便是由雷奈少爷的拙劣的手所重奏的了。

阳光暗淡了下去。

在二层楼的木制的走廊上，有一排仙人掌的花盆和一个种着一丛紫罗兰的花盆。那人望着花。夜像泉水一样流到院子里来。不久，花已看不见了。夜一直升到三层楼上去。

那人站了起来。他走到井边去，用手摸索着井口。他弯身下去。在下边，似乎可以听到一种刮东西的声音。

“唉。”他喊着。

“唉。”另一个人在下面回答。

这回答过了一会儿，才升了上来，好像被闷住了似的。

“攀住了呀。”那人说。

“是。”那声音回答。接着这声音又问：“你呢，你在上面好吗？”

正在玛尔特手里拿着一盏灯开了门在走廊上现身出来的时候，那人又回到老地方坐了下来。

“这样你看见了吗，雷奈少爷？”

“把门带上了。”

那金发的孩子带上了门。玛尔特望着院子。

“我想他们大概已经走了。”她说。

那胖子在黑暗中走着。我们可以听见他的泥泞的脚在冷冷的石板上发着响声。

“你在那里吗？”他问。

“在这里。”

“把我的裤子递给我。已经弄好了。”

“天气好冷。”他穿上了裤子的时候又说。

除了在二层楼上传下来的油煎物的爆炸声以外，屋子里是完全静悄悄的。

他喊着：

“教士先生。”